

■ 四川大学『985』工程、『211』工程建设项目专项经费资助出版

■ 区域历史与民族研究丛书 / 主编 霍巍

峡江地区

索德浩 著

汉晋墓葬文化因素分析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峡江地区汉晋墓葬文化因素分析

索德浩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峡江地区汉晋墓葬文化因素分析 / 索德浩著. —成都: 巴蜀书社,
2012. 11

ISBN 978-7-5531-0153-8

I. ①峡… II. ①索… III. ①长江流域—汉墓—墓葬(考古)—研究
②长江流域—墓葬(考古)—研究—晋代 IV. ①K878.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14653 号

峡江地区汉晋墓葬文化因素分析

索德浩 著

责任编辑 王群栗

封面设计 张 科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028) 87427333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148mm

印 张 6.5

字 数 220 千

书 号 ISBN 978-7-5531-0153-8

定 价 18.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科联系调换

序 言

索德浩的新著《峡江地区汉晋墓葬文化因素分析》出版在即，小索来信嘱我为他的处女作写一序言，我欣然应允。这部著作是在他的硕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出版的，前后历经数载，反复补充了不少资料，成为今天研究长江流域汉晋以来墓葬考古和相关历史背景的一部颇具参考价值的著作，对此我是有着充分信心的。

对于长江流域文明史的进程，过去一直认为要大大落后于中原黄河流域，不仅在先秦时代无法与中原相提并论，即使是进入到历史时期，这个状态也持续到东汉以后才有所改变。早年傅斯年先生在他的成名之作《夷夏东西说》当中曾写到：“自东汉末以来的中国史，常常分南北，或者是政治的分裂，或者由于北方为外族所统治。但这个现象不能倒安在古代史上。到东汉，长江流域才大发达。到孙吴时，长江流域才有独立的大政治组织。”^① 他的意见大体上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历史学界的传统认识。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随着长江流域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对

^①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43 年。

于长江流域文明的产生、发展及其卓越贡献，开始有了新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学者将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并称为“中国的两河文明”，并开始对长江文明独特的发展轨迹和文化面貌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①，长江流域不同时期的考古遗存所反映的社会发展历程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旧史观。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长江三峡水利工程的上马，长江上游的三峡流域迎来了中国考古学界历史性的一次大会战，全国数十家考古研究所、高等院校考古专业的师生云集于三峡库区，开展对三峡淹没区的抢救性考古发掘，我和索德浩作为四川大学三峡考古队的师生，也参加到了这次史无前例的考古大会战的队伍中。

正是在三峡考古的过程当中，索德浩开始展现出他作为考古新人的良好素质和学术潜力，也促成了他构思和完成这部新著的总体框架。当时，我是三峡库区云阳县小江流域走马岭基地的考古发掘领队，主要的业务助手起先是姚军（这也是一位很适合干考古的年轻人，勤奋踏实，很能吃苦），后来姚军由于工作调动去了四川省考古研究院，我的眼光便落到了索德浩身上。这个年轻人给我的感觉是话语不多，但却很能思考问题，动手的能力也很强，在行事风格上很像刚调离的姚军。于是，索德浩便成为走马岭工地发掘的主要业务骨干，在我临时离开时也协助我主持工地的日常工作。发掘工作结束之后，索德浩和我的另一位研究生冷文娜又一起参加了走马岭基地考古报告的室内整理工作，已经出版的田野考古报告《云阳走马岭墓地》（科学出版社，2011年），索德浩是主要的执笔者之一。这份报告近期获得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他出力良多，功不可没。

^① 童恩正：《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通过三峡考古的实战演练，无论是在田野动手能力上，还是在问题意识的培养上，索德浩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和提高。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亲身接触到了大量三峡地区汉晋时代的墓葬考古材料，对其中所反映的器物组合、棺槨形制以及这些考古遗存背后所隐藏着的古代社会历史背景有了更为深刻的思考，便开始酝酿他的硕士论文选题。当他在深思熟虑之后告诉我，他拟确定以三峡的墓葬考古发掘资料为基础，全面收集整理相关考古和文献材料。因为峡江地区是一个极具特色的地理单元，有着特殊的地理与人文环境，是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交通要道，物质文化面貌非常复杂，他尝试以此为切入点，利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分析峡江地区汉晋墓葬文化面貌，旨在初步揭示峡江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构成情况，并希望通过对墓葬材料的分析发现出一些社会、历史、文化信息。我同意和支持了他的选题设计方案，因为我通过三峡考古对他的了解和认识，是完全相信他有能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向前迈进一步的。

这部新作，是索德浩亲身参与上个世纪举世瞩目的三峡考古交出的一份总结，也是他在漫长的学术道路上给自己树立的一个标志。我无意在这里评说他书中的成败得失，因为学术界会自有公论。但是我却很想借此机会谈谈我的几点感受。

首先，透过索德浩的这部新作，我看到了一代新人成长的道路。从事考古工作，最需要踏实认真的工作态度，做田野工作是这样，做学术研究也是这样，探方得一层一层地向下挖，书本得一页一页地向后读，才有可能做出一点成绩来。考古学不是一门仅仅靠“头脑聪明”就能学好的学科，最理想的组合是一个聪明的头脑再加一副勤劳的身躯，勇于吃苦，勇于付出，不计较眼前的得失，更看重长远的发展，这样的人才会有出息。索德浩的踏实、认真、做事严谨的态度是从他大学时代就开始养成的，在三峡工作期间我对此深有感触，硕士毕业之后他到了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口

碑也不错，这也是他将来成长、发展最重要的“资质”，希望他能够继续保持发扬下去。

其次，一个成功的论文选题，最好是让学生自己通过实践（这当中包括读书和田野工作两个环节）得来，从中体会到如何发现问题，如何动手解决问题，学会举一反三，不断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和水平。索德浩这部著作形成的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还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不仅对于他很有意义，我也从中很受启发。将来应当鼓励更多的学生通过各种不同的田野考古实践活动获得新知，发现问题，从中寻找感兴趣而又有意义、有价值的研究题目，而不是闭门造车，只会在书堆当中去寻章摘句。现在有不少研究生的论文题目都是在图书馆里设计出来的，缺乏田野考古的知识背景，所以显得很单薄。当然这里面的原因之一是有越来越多的学生本科并非考古专业出身，进入到研究生学习阶段也没有受到严格系统的考古学训练，如果老师的要求不严格，学生自己也没有这个意识的话，论文选题的质量就很难得到保证。索德浩能够写出这部新著，在很大程度上是和他在三峡的考古历练分不开的，可以视为一个成功的范例。

再次，我还要衷心感谢索德浩现在就职的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领导和他的同事们。在他毕业之后参加工作的这些岁月里，他全副身心地投入到成都市的文物考古工作中，紧张而又充实的田野工作使他在学校和三峡考古所掌握的所有技能和知识有了更为广阔的用武之地，几乎是毫无间断地实现了从校门走向工作岗位的平稳对接。领导的信任和同事们的肯定与鼓励也给予了他更加强大的推动力，在这样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之下，使他能够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挤出时间来精心修改硕士论文，奉献给学术界和社会这样一部资料基础扎实、问题意识清晰敏锐、有个人独立见解的新作。

索德浩是幸运的，因为他生长在一个中国考古学飞速发展的时

代，无论是田野考古发掘的规模与水平、新技术、新方法的更新与运用、理论的进步与发展都大大超越了前人。能够在他这个年龄就能出版自己的学术专著，也是这个时代赋予和造就的。但是，我相信他也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清醒地认识到，这不过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未来的路还很长。他的一位师友曾经感叹：“考古的路，好看，难走！”但是，只要我们认定目标，步伐坚定，就总是会一步一步地前行的。

霍 巍

2012年11月6日写于香港城市大学德智苑

前 言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此段文字摘自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但非郦道元原创，实出自南朝宋盛弘之的《荆州记》，略有改动^①。这段文字堪称描写三峡山水美文之经典，短短几言，便将三峡的幽、奇、险、峻呈于纸上，也是目前所见较早描写三峡山水的文章。“三峡”名称出现较早，晋代已经普遍应用，左思《蜀都赋》中有“经三峡之峥嵘，踞五岷之蹇产”之句，袁山松的《宜都山川记》^②也多次出现“三峡”

① 很多学者都发现了这个问题，宋李昉等编撰的《太平御览·地部》引用这段文字时首先标明了出处：“盛弘之《荆州记》曰。”与盛弘之同时代的南朝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唐欧阳询《艺文类聚》等亦有所引用，清代陈运溶《荆州记》辑本专门作过考证：“案：此条虽未著姓氏，而核其语句如一，知为盛作也。”

② 此书已佚，转引自《水经注·江水》

名称。蓝勇先生甚至认为“三峡”作为地名在东汉末已经广泛地应用了^①。

三峡河段以峡谷栉比而闻名，故宜宾至宜昌之间的长江上游河段又称为峡江^②，此段沿江及其支流地区便称为峡江地区。本书所指的峡江地区范围较小，仅包括西陵峡以西、重庆以东地区，与孙华先生界定的峡江地区范围略同^③。将地理范围仅限于此段，一方面是受到考古资料的限制，由于葛洲坝、三峡大坝水利工程的修建，重庆以东发现较多的汉晋时期墓葬资料，而重庆以西资料较少；另一方面是出于此地区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形成了特殊的人文气氛，《华阳国志·巴志》中论述分巴郡理由之一就是：“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精敏轻疾。垫江以西，土地平敞，姿态敦重，性情不同。”^④可见重庆以东地区的风俗习惯与重庆以西存在着显著差异，峡江地区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历史文化区域。

一般也将此地域称为“三峡地区”^⑤，对于本书来讲，还是称“峡江地区”为好，因为目前发现的汉晋墓葬资料基本上分布于峡江及其支流两侧，“峡江地区”不仅更能体现考古资料的分布情况，而且还可以概括此地的地理情况；再者“峡江地区”也较为常用，已渐为大家接受。

本书研究的时间范围为西汉中期至两晋时期。西汉早期此地仍然含有大量的早期文化因素，如巴、蜀、秦、楚文化等因素，严格

① 蓝勇：《三峡的得名和演变考》，《长江三峡历史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18—419页。

② 郑霖：《川江》，《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地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第62页。

③ 孙华：《峡江地区先秦文化》，《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④ [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一《巴志》，依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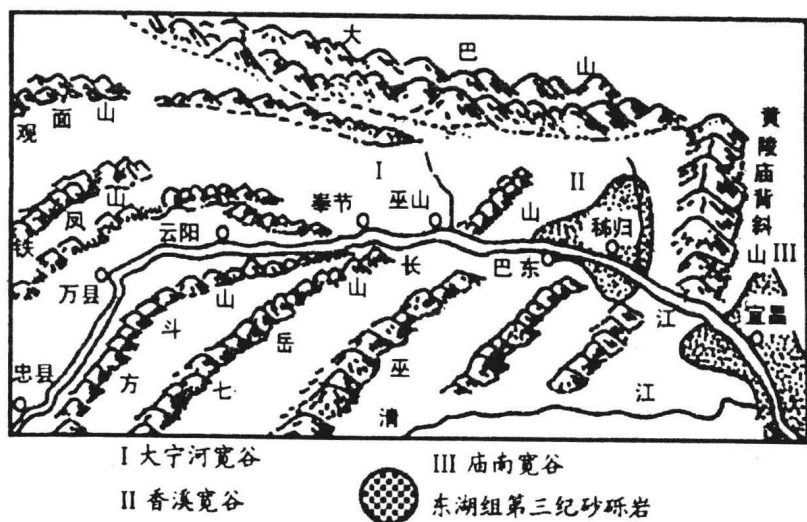
⑤ 蒋晓春：《三峡地区秦汉墓研究》，四川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郑敬东主编：《中国三峡文化概论》，中国三峡出版社，1996年，等，但范围略有不同。

说来应该属于先秦巴蜀文化的范畴，还不是真正的汉文化，因此不予论述；下限选至两晋时期，已能体现峡江地区墓葬中的随葬品主体从陶器到瓷器的演变过程，而且从总体上来看，峡江地区两晋、南朝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变化不大，比如墓葬以砖室墓为主、随葬品中瓷器最多，而这些对于研究文化演变的意义不大。至于两晋和南北朝细节上的变化，受时间和精力限制，予以舍去。

第一节 峡江地区地理特点

峡江地区是一个极具特色的地理单元，位于重庆市东部与湖北省西部交界地区，其东为巫山，北靠大巴山山麓，南临云贵高原的北缘；向西为成都平原，向东为江汉平原，正处于我国地势从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过渡的地带，是面向海洋的东部和深入亚洲腹地的西部两大地理单元重要结合部之一。

这个特殊地理单元的形成与地壳运动有着密切关系。侏罗纪前期，峡江地区仍然是一片汪洋，经过几次地壳运动，渝东、鄂西交界处逐渐隆起，后在江水的侵蚀下形成了今日东流的长江。地壳运动也改变了此处的地质结构，云阳以西地带主要以距今 1.4 亿年前的侏罗纪砂岩和泥岩为主，宜昌附近主要以距今 2 亿年前的三叠纪砂岩为主，这两种岩类易于剥蚀风化，故长江流经其地时形成了开阔的河谷地带；云阳至巴东地段的山地中主要以碳酸盐岩为主，川东条形山脉的轴部主要以距今 2—3 亿年前形成的灰岩、白云岩、泥灰岩等构成，由于长期受水的溶融作用，不仅在三峡中形成峭壁深谷，还在云阳和巴东山地中形成峰丛洼地和溶蚀残丘；侵入岩主要分布在黄陵庙背与神农架一带。这种特殊地质构造不仅对现在的地貌特征具有决定作用，对于人文环境也有重要的影响。



图一 峡江地形示意图（忠县—宜昌段）^①

地壳运动的外在表现为川东褶皱曲（图一），一条条山脉平行分布，主要有华蓥山、铜锣山、明月山、铁凤山、七岳山、南山、巫山等。长江引领众多支流穿梭其中，汉晋时期见诸史书的河流主要有綦江、嘉陵江、乌江、管溪、塗溪、北集渠、南集渠、小江、汤溪水、东瀼水、大溪河、大宁河等，这些河流在河谷中冲积出一个个宽谷、平坝，宽谷、平坝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是人类居住的良所，现在的遗址多发现于宽谷、平坝之上，而长江及其支流又为宽谷、平坝上的居民提供舟楫之利，将众多宽谷、平坝上的居住点联系起来，使峡区文化形成一个紧密的整体。

由于峡江地区地处西南地区向长江中下游平原过渡地带，气候上受西南、东部气候双重影响，现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 $15-17^{\circ}\text{C}$ ，而汉晋时期的气温要比现在高 $1-3^{\circ}\text{C}$ ，气候温暖湿

^① 转引自蓝勇主编：《长江三峡历史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0页。

润^①。森林覆盖率达到 80% 左右^②，总体自然生态环境良好。据《华阳国志·巴志》中一段对巴地物产的记载，或可略窥当时气候：

其地东至鱼复，西至樊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苎，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蒟，园有芳蒟、香茗，给客橙、葵。其药物之异者，有巴戟、天椒。

犀牛要再生存的温度一般在 20℃ 以上；荔枝是不耐寒的果树，对温度的要求比较严格，在年平均气温 20—25℃ 的地区才能正常生长发育，气温过低或过高的地区都不适于荔枝的经济栽培。所以峡江地区的温度应比现在高，气候、地理环境远比现在好。但同时也应看到，由于峡区特殊的地质构造，生态环境脆弱，随着汉晋时期峡江地区人口的增长，居住人口密集的宽谷、平坝及沿江丘陵地带的环境已经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如朱诚等对于巫山张家湾遗址的研究表明，此地生态环境在汉代已遭到严重破坏，居民被迫迁徙^③。

总体来说，峡江地区山势险阻，环境特殊，生存条件相对恶劣，这也许是峡江地区自古以来较为贫困的主要原因。但是众多宽谷、平坝却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气候适宜，土壤肥沃，诸多河流提供交通运输之便利，此外还有鱼、盐、铁等众多资源。

① 蓝勇主编：《长江三峡历史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6 页。

② 蓝勇：《三峡经济开发的历史反思》，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155 页。

③ 朱诚、张强、张之恒、于世永：《长江三峡地区汉代以来人类文明的兴衰与生态环境变迁》，《第四纪研究》2002 年第 5 期。

第二节 峡江地区历史沿革简述

先秦时期,限于文献资料,建置、政区多不可考。相传大禹治水时,把天下分为九州,峡江地区分属于梁州和荆州。商周时期峡江地区有巴、楚、鱼、庸等国,但其政区不详。春秋战国时期,此地域已主要为巴、楚所占据。

公元前 316 年,秦师攻巴,俘巴王,巴亡。前 314 年秦置巴郡,巴郡初治阆中(今阆中市)^①。前 280 年,移治江州(今重庆)。巴郡初期辖区较小,公元前 280—前 278 年,秦派司马错、张若、白起等多次伐楚,占有楚枳、黔中、巫郡等地,新置黔中郡、南郡。原楚地的枳、胸忍、鱼复等县后调整归入巴郡。峡江地区分属于巴郡、黔中郡、南郡。

秦后,汉立。西汉时期峡江地区分属于益州的巴郡和荆州的南郡。巴郡领十一县,在峡江地区的有江州(郡治)、枳县、临江县、胸忍县、鱼复县。南郡西汉初曾改为临江国,后复为南郡,领县十八,在峡江地区有夷陵县、秭归县、巫县。

两汉之际,公孙述据巴蜀地区,峡江地区一度为其所占有。建武十二年(36)光武帝灭公孙述,峡江地区仍属东汉益州的巴郡和荆州的南郡,不过此时州由监察区演变为政区,政区大致未变。直至 194 年,益州牧刘璋将巴郡分为三郡:巴郡(后改为巴西郡),垫江以北;永宁郡(后改为巴郡),江州至临江;固陵郡(后改为巴东郡),胸忍至鱼复。峡江地区的江州、枳、平都、临江、胸忍、鱼复等六县分属永宁郡、固陵郡管辖。南郡在东汉末也有变化,

^① 也有人认为初治江州。此处参考蓝勇主编:《长江三峡历史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120 页。

208年，刘琮投降曹操，曹操将南郡分为南郡、襄阳、临江三郡。赤壁之战后临江郡属吴，后归刘备，更名为宜都郡。峡江地区的巫县、秭归、夷陵、北井县等分属南郡、宜都郡管辖。

三国时期峡江地区分属吴、蜀两国。蜀国有益州的巴东、涪陵、巴郡，巴郡在峡区内有江州、枳、平都、临江、常安等五县。涪陵郡在峡区内仅有汉平一县。巴东郡（固陵郡），领鱼复（永安）、胸忍、汉丰、羊渠（后分置南浦县）、巫（后归吴）、北井等六县。吴国有宜都郡、建平郡。宜都郡在峡区内有西陵一县。建平郡旧属于宜都郡，在峡区内有秭归、巫县、新陵、兴山、房龄等五县。

公元263年魏灭蜀，分益州广汉、巴、涪陵以北七郡置梁州。303年，巴东及涪陵、巴郡又划归益州。西晋时期，峡区分属梁州（益州）的巴、巴东、涪陵郡和荆州的建平、宜都郡。巴郡在峡区内有江州、枳、临江三县。涪陵郡在峡区内有汉平县。巴东郡境内几县变动略复杂，领胸忍、鱼复、汉丰、南浦等县。太康元年（280），荆州建平郡在峡区内有巫县、北井、泰昌、信陵、秭归、兴山、归乡等七县。宜都郡峡区内有夷陵、宜昌二县。

成汉时期，巴、巴东、涪陵郡先后归入成汉政权的荆州。涪陵郡大部曾被蛮夷所占。成汉灭亡，峡区归入东晋。

347年，桓温平蜀，峡区分属于益州的巴、涪陵二郡和荆州的巴东、建平、宜都三郡。巴郡在峡区内有江州、枳、临江三县。涪陵郡在峡区内领汉平一县。巴东郡领鱼复、胸忍、汉丰、南浦四县。建平郡在峡区有巫县、北井、泰昌、南陵、秭归、兴山、归乡、信陵八县^①。

^① 此处行政沿革参考了《华阳国志·巴志》、蓝勇主编的《长江三峡历史地理》第二编等文献。

两晋以后不在本书讨论时段，略之。

从三峡地区的沿革来看，该地地处交通战略要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因此战乱不断，行政区划更迭频繁，加剧了该地区的文化复杂性。此地域的文献史料也比较多，董其祥曾对重庆以及川东地区史迹进行过总结，现将汉晋事迹转辑如下（表一），以作参考。

表一 峡江地区汉晋史迹表^①

朝代和年代	史迹	出处
汉高祖元年 (前 206)	(刘邦) 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五月，汉王引兵从故道出，袭雍，留萧何收巴蜀租给军粮。	《史记·汉高祖本纪》
汉高帝六年 (前 201)	分巴割蜀，置广汉郡。	《汉书·地理志》、《华阳国志》
汉高帝十一年 (前 196)	淮南王反，发巴蜀材官军霸上。	《史记·汉高祖本纪》
汉武帝建元六年 (前 135)	分巴割蜀置犍为郡。	《汉书·地理志》、《华阳国志》
汉武帝元光五年 (前 130)	夏发巴蜀卒治南夷道，自夔边指牂柯江。唐蒙、司马相如始开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	《史记·西南夷列传》 《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
汉武帝元鼎二年 (前 115)	夏大水，关东饿死者以千数，下巴蜀粟以振焉。	《汉书·武帝纪》
汉武帝元鼎五年 (前 112)	夏四月，南越相吕嘉反，遣越驰义侯遗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会番禺。六年冬，南越破，遗兵未及下，上便令征西南夷，平之，遂定西南夷。	《汉书·武帝纪》、《史记·西南夷列传》

① 该表采自董其祥：《巴史新考》，重庆出版社，1983 年。有所改动。

续表 1

朝代和年代	史迹	出处
汉武帝元封二年 (前 109)	遣将军郭昌、中郎将卫广发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以为益州郡。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诛南夷兵威风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听。劳、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洗、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汉书·武帝纪》、《史记·西南夷列传》
汉成帝河平三年 (前 26)	巴郡有“盗贼”，以陈立为巴郡太守。	《汉书·西南夷列传》
王莽时 (9—23)	王莽改汉制，贬钩町王以为侯，王邯怨恨，牂柯大尹周钦诈杀邯，邯弟承攻杀钦，州郡击之不能服，三边蛮夷愁扰尽反，复杀益州大尹，莽遣平蛮将军冯茂发巴蜀犍为吏士，赋敛取足于民，以击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十七，巴蜀骚动。	《汉书·西南夷列传》
汉更始二年 (24)	田戎起兵夷陵，据其地称将军。	《后汉书》
东汉建武元年 (25)	公孙述仕莽为导江卒正，更始二年自称蜀王，是年四月称成家，出军荆门、陈仓，欲震荡秦楚，使将军任满下江州，尽有益州之地。	《华阳国志》、《后汉书·公孙述传》
东汉建武四年 (28)	春，岑彭击田戎，拔夷陵，追至秭归，戎与数十骑亡入蜀。	《后汉书·光武纪》、《后汉书·公孙述传》
建武九年 (33)	公孙述遣任满、田戎、程汎将万人下江关破冯骏，拔夷陵，据荆门虎牙，横江起浮桥立欂柱绝水道，结营山上，以拒汉兵。	《后汉书·光武纪》、《后汉书·公孙述传》